

薑齋文集

薑齋文集卷一

衡陽王夫之讓

論三首

知性論

言性者皆曰吾知性也折之曰性弗然也猶將曰性胡不然也故必正告之曰爾所言性者非性也今吾勿問其性且問其知知實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實皆不知也言性者於此而必窮目擊而遇之有其成象而不能爲之名如是者於體非茫然也而不給於用無以名之斯無以用之也習聞而識之謂有名之必有實而究不能得其實如是者孰名以起用而茫然於其體雖有用固異體之用非其用也夫二者則有辨矣知實而不知名弗求名焉則用將終絀問以審之學以證之思以反求之則實在而終得乎名體定而終伸其用此夫婦之知能所以可成乎忠孝也知名而不知實以爲既知之矣則終始於名而憫怛以測其影斯問而益疑學而益僻思而益甚其狂惑以其名如諸迥異之體枝辭日興愈離其本此異同之辨說所以成乎淫邪也夫言性者則皆有名之可執有用之可見而終不知何者之爲性蓋不知何如之爲知而以知名當之名則奚不可施哉謂山雞爲鳳山雞不能辭鳳不能競也謂死鼠爲璞死鼠不知卻玉不能爭也故浮屠老子莊周列禦寇告不害荀卿揚雄荀悅韓愈王守仁各取一物以爲性而自詭曰知彼亦有所挾者存也苟懸其名惟人之置之矣名之所加亦必有實矣山雞非鳳而非無山雞死鼠非璞而非無死鼠以作用爲性夫人之因應非無作用也以杳冥之精爲性人之於杳冥非無精也以未始有有無爲性無有無無之始非無化機也以惡爲性人固非無惡惡固非無自生也以善惡混爲性歟然而動非無混者也以三品爲性要其終而言之三品者非無所自成也以無善無惡爲性人之昭昭靈靈者非無此不屬善不屬惡者

也情有之才有之氣有之質有之心有之孰得謂其皆誣然而皆非性也故其不知性也非見有性而不知何以名之也惟與性形影絕夢想不至但聞其名隨取一物而當之也於是淫屠之遁詞曰有三性苟隨取一物以當性之名豈徒三哉世萬其人人萬其心皆可指射以當性之名不同之極致算數之所窮而皆性矣故可直折之曰其所云性者非性其所自謂知者非知猶之乎謂雲爲天聞筍蕈而實實以食也

老莊申韓論

建之爲道術推之爲治法內以求心勿損其心出以安天下勿賊天下古之聖人仁及萬世儒者修明之而見諸行事唯此而已求合於此而不能因流於詖者老莊也損其心以任氣賊天下以立權明與聖人之道背馳而毒及萬世者申韓也與聖人之道背馳則峻拒之者儒者之責勿容辭也拒其說必力絕其所爲絕其所爲必厚戒於其心而後許之爲君子儒言治道者吾感焉於老莊則遠之惟恐不夙於申韓則暗襲其所爲而陰挾其心吾是以感而甚感其感之甚也夫師老莊以應天下吾聞之漢文景矣其終遠於聖人之治而不能合者老莊亂之也然而心猶人之心天下則已異乎食茶臥棘之天下矣下此則何晏王戎以弛天下而使亂然其所爲求之聖人之道而不得求之老莊而亦不得虛與誕聖人之所弗尚躁與貪亦老莊之所弗尚則遠之必夙者正也老莊之所弗尚則不得舉何晏王戎之罪罪老莊也夫申韓而豈但此哉韓愈氏曰仁義之言藹如也聖人之欲正天下也亟其論治也詳今讀其書繹其言蔑不藹如也其言藹如也其政油如也惠天下之相賊而不以賊懲賊懲天下之賊規乎其大凡而止雖有刀鋸而不損其不忍人之心略其毫毛揜其幽隱以使容於履載之閒而民氣以靜是故匹夫之蹶然以惡怒非可逆也匹夫之蹶然以愉快非不可獲譽也然而聖人不忍徇之

以致善治之名有人於此匹夫蹶然而怒其可殺邪從而殺之匹夫蹶然而喜喜怒如匹夫之心則明斷之譽蹶然而興而氣蹶然而權赫然靜反諸心而心固怵然起視天下而天下紆然爲君子儒者以此爲愉快則抑不得爲聖人之徒矣聞之曰惡不仁者不使不仁加於其身未聞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之留遺種於天下也悲夫自宋以來爲君子儒者言則聖人而行則申韓也抑以聖人之言文申韓而爲言也曹操之雄也申韓術行而馭天下以思媚於司馬氏不勞而奪諸几席諸葛孔明之貞也扶劉氏之裔以申大義申韓術行而不能再世申韓之效亦昭然矣宋之儒者胡憚莫憚而潛用之以徇匹夫一往之情吾聞以閹房醉飽之過掠治婦人以徵士大夫之罪矣吾聞其聞有赦而急取罪人屠割之矣非申韓孰與任此而爲君子儒者以爲愉快復何望夫椅櫓之夫刀筆之吏乎是其爲術也三代以上無尚之者也仲尼之徒無道之者也三苗之所以分北也鄧析之所以服刑也自申韓起而言治者一不審而卽趨於其塗申韓以矯老莊而拒老莊者揖進之夫老莊則固盡然傷心於此矣老莊非也其盡然傷心於此者未嘗非也仲尼不以徇魯衛而老於下位文王不以徇商紂而囚於羑里我知其盡然傷心者倍甚於老莊則已知老莊之賤名法以蕪安天下未能合聖人之道而固不敢背以馳也愈於申韓遠矣畫之以一定之法申之以繁重之科臨之以憤盈之氣出之以戍削之詞督之以違心之奔走迫之以畏死之憂患如是以使之仁不忘親義不背長不率則毅然以委之霜刃之鋒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義也夫申韓固亦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義也何患乎無名而要豈有不忍人之心者所幸有其名以彈壓羣論乎易動而難戢者氣也往而不易反者惡怒之情也羣起而焚人以逞者匹夫蹶然之恩怨也是以君子貴知擇焉弗擇而聖人之道且以文邪惡而有餘以文老莊而有老莊之儒以文浮屠而有浮屠之儒

以文申韓而有申韓之儒下至於申韓之儒而賊天下以賊其心者甚矣後世之天下死於申韓者積焉爲君子儒者潛移其心於彼者實致之也

君相可以造命論

聖人贊天地之化則可以造萬物之命而不能自造其命能自造其命則堯舜能得之於子堯舜能得之於子則仲尼能得之於君然而不能也故無有能自造其命者也造萬物之命者非必如萬物之意欲也天之造之聖人爲君相而造之皆規乎其大凡而止兩以潤之而有所煙日以暄之而有所槁謳歌者七惡咨者三毅然造之而無所疑聖人以此可繼天而爲萬物之司命安之危之存之亡之燕越不同地老稚不同時剛柔不同性規乎其大凡而危者以安亡者以存若夫物有因以危亡者固不恤也乃若欲自造其命則必其安而百不一危也存而百不一亡也榮而百不一辱也利而百不一鈍也各自有其意欲以期乎命之大順則惡乎其可也故黃帝則有蚩尤舜禹則有三苗夏則有有扈周則有商奄仲尼則有匡有宋有陳蔡弗能造也然則唐之有郭子儀即有安史有李晟即有朱泚姚令言源休有陸贄即有盧杞裴延齡弗能造忠賢而使有弗能造姦惡而使無弗能造也受之而已受之以道則雖危而安雖亡而存而君相之道得矣李泌曰君相可以造命一偏之說足以警庸愚要非知命之言也至大而無區畛至簡而無委曲至常而無推移者命也而人惡乎與之天之命草木而爲薑毒自有必不可無薑毒者存而吾惡乎知之天之命蟲魚而爲蛇鱷自有必不可無蛇鱷者存而吾惡乎知之弗能知之則亦惡乎與之天之所有非物之所欲物之所有非己之所欲久矣唯聖人爲能達無窮之化天之通之非以通己也天之塞之非以塞己也通有塞塞有通命圓而不滯以聽人之自盡皆順受也明君以盡其仁無往而不得仁哲相以盡其忠無往而不得

忠天無窮聖人不自窮則與天而無窮天不測聖人無所測則物莫能測外不待無疆敵內不待無盜賊廷不待無頑讒野不待無姦宄歲不待無水旱國不待無貧寡身不待無疾疾不造有而使無不造無而使有無者自無而吾自有者自有而吾自無於物無所觀於天無所求無所覩者無所撓無所求者無所逆是以危而安亡而存危不造安故不危亡不造存故不亡皆順受也奚造哉造者以遂己之意欲也安而不危存而不亡皆意欲之私也而猜忌紛更之事起矣臣以意欲造君命者千君之亂臣子以意欲造父命者脅父之逆子至於天而徒懷千脅之情猶以羽扣鐘以指移山求其濟也必不可得已天命之爲君天命之爲相俾造民物之命己之命己之意欲奚其得與哉

倣符命

連珠二十八首

連珠

蓋聞銅山雖應瓦釜不鳴嶰竹非均葭灰何感蟻駒善達難通室曲之珠離鶴能鳴猶選在陰之和是以孽生亢志莫諧楚老之心惠于狂言顧愜濠梁之賞

蓋聞嘉穠盈車非擅萬斯之利名駒千里猶邀一顧之榮材有讓乎猶龍道有超乎維寶是以功加眉睫大匡之器猶微風起丹青百世之聞不鮮

蓋聞冷風和而響逸天鈞逾乎女絲甘雨降而流長物潤深乎抱甕百昌有所自興八音有所自兆是以傳說符星先遜心於河上董生致雨夙屏迹于園中

蓋聞附形者影形即陰而已藏動草者風草入颶而不遠知合離之異致斯文質之同宣是以專己保殘莫喻斯輪之巧道存目擊方收伐輻之功

蓋聞勁草不倚于疾風零霜則變青葵善迎于白日宇曖斯迷故天賴無假于宮商貞筠不爭于柯葉是以壽者之恭火滅而矜其聲悅幽人之坦途歧而範我馳驅

蓋聞矜容者有經日之芳工歌者有彌旬之韻質已逝而風留絢緜自合聲已希而氣動線繞尤長是以虞夏之心益焜煌於北海丹墳之業不隕穫于贏秦

蓋聞盤盂之水能涵萬仞之山膚寸之雲遂洒三途之軌下知上者維澄而遠高臨卑者以妙而均是以至人懸今以待後挹取聽之物求哲士類古于方今感觸如其面觀

蓋聞金注移情倚卓之容不徒寶劍奪目晉鄭之璧已凋故博有祗以禦窮而非任難于自保是以卮言日出徒銷堅白之鋒守口如瓶別有通微之致

連珠有贈

蓋聞晴微霄密警應龍之雲想寒凝返宇已生青嶂之春情八表待一人之幾萬古集斯須之念是以先天無惕氣有動而必開首物不驚時當機而必協

蓋聞物生於氣韶風唯昌緩之宜位定於天崇嶽示防閑之則先聲不爽於玉衡蟲魚且應大矩不迷于璇表星日咸安是以洪流未乂后襲不以虛器而不吝風雨方搖史佚不以浮文而弗御

蓋聞元霄欲授博桑之耀景初收甘雨將來鳴葉之孔威必振勢極重者反不得輕天化無因循之待情已函者應無俟定羣心在俄頃之間是以陸子昌言必矯先秦之滅裂魏公辰告力爭五葉之遷流

蓋聞小者大之具體九州一亞旅之情輕者重之本根三代止晨夕之事導千縷以持經緯焉皆就積羣柯以蔭本枝乃彌昌是以薪樗備理幽吹叶婦子之歡杜蘅分官周廟奏肅離之頌

蓋聞民生於勤勤至則大勞自息禮成於儉儉行而至美宜章翕終

薑齋文集卷二

衡陽王夫之讓

傳二首

石崖先生傳略

吾兄之先我而逝也意者其留夫之之死以述兄之行歟不然何辜于天而使孺子荼毒之至此極也兄遺命以狀屬孤姪敝而俾夫之潤色乃夫之有識而待兄先於敝者十餘年敝所未及知而夫之知之患難流離敝有時而不與則有餘地以聽夫之之述自顧衰病奄奄血氣盡而僅有心存且懼心之日散而不可旦暮待故哀緒未寧而急於述乃述吾兄之難也所可言者敝所未知者耳過此則有不能言不忍言不欲言者乃兄之所以爲兄者在是而既不能不忍而不欲矣其餘固非兄之所以爲兄者而奚以言爲雖然敝所未及知與所未與者涕笑皆神之所行逡巡皆氣之所應固可於此得吾兄□□□□共貫同條之精爽請言其略焉吾先子之得兄也年三十有七先妣亦三十矣惜兄甚而兄幼端凝淡泊食淡衣麤更以爲適與兩從兄自關草騎竹以至就外傳皆未嘗一語失敬愛之度依叔父牧石先生叔母吳太恭人無殊於父母冠昏後且生子授生徒矣對叔父母未嘗不以乳名答也仲兄稍長同席受讀而仲兄病幾瘳兄調護扶掖醫指以受鍼艾仲兄賴以愈而卒以文章名南楚無一非兄曲意怡聲聲聲講說以成之者若夫之狂嫵無度而繫括弛弓閑勒逸馬夏楚無虛旬面命無虛日者又不待言昌啓問先君子微入北廡家僅壁立兄於世故雅不欲涉而載志以支補者唯下帷晝粥敦孝友爲族黨鄉鄰所推重而家以寧念先君子之留滯燕邸苦寒善病歲時晨夕無歡笑之容嘗記庚午除夜侍先妣拜影堂後獨行步廊下悲吟長安一片月之詩宛轉歎歎流涕被面夫之幼而愚不知所謂及後思之孺慕之情同於思婦當其必發有不自知者存

也先妣有心痛疾舉發則彌旬不瘳夫之既羸目情仲兄亦多病扶掖按摩寒暑晝夜局曲於牀褥間十餘夕不寐兩三日粒米不入口以爲恆凡事先妣三十餘年以揜覆夫之不孝莫贖之罪者皆兄慈雲仁蔭之恩也兄爲學篤敏十六補弟子員饒於庠者八年自萬曆末時文日變始承禪學之餘繼以莊列管韓之險澀已乃效蘇曾而流於浮冗迨後則齊梁浮豔益趨淫曼兄獨守家訓一以鄧黃李鄒爲典型而□整雅則直追夏官明胡思泉之高躅一時文章鉅公推賞者不絕而杜門不一投謁在崇禎末人士以聲譽相高騰竿牘徵秋課者徧海內兄一無所譌醉闇然如巖穴之士嘗愴然謂夫之曰此漢季處士召禍之象也文章道喪不十年而見矣己卯以乙榜詔入太學時以大曹策士雋者卽授美除同舍皆氣矜競獵兄以父母老亟請告歸未允諸同舍以旦夕釋褐相留兄尤憎其躁競曰吾焉能一日與奔驚者伍遂拂衣不請而歸憶鄉前輩歐陽正暘翁自北歸持兄家報夫之往領焉歐陽翁曰伯兄無日不垂思親之淚吾誘之以弈至三兩局則淚滴野中矣歸而謝絕人事授生徒以佐菽水郡守墨而酷諸紳士畏其威其生日礪金爲軸欲製文祝之屢以強兄兄瞋目對衆大言曰不能惡惡如巷伯而更賦縉衣乎衆皆縮項面無色兄談笑而去壬午舉於鄉錄文呈御計偕至南昌楚中亂遂同夫之歸是時觀察全椒金公念吾兄弟貧甚欲爲治北裝邑有劣而梟者按法當死公屬意令餉吾兄弟千金活之其人來懇兄顧問夫之曰何如夫之答曰此固不可兄喜見於色曰是吾心也或曰千金不死於市豈能必彼之不幸免乎兄又顧夫之微笑夫之曰吾安能令其必死但不自我可耳兄曰此人逸他日禍延於鄉黨雖然吾謝吾疚而已子言是也遂峻拒之其人他請得釋後果一如兄言凡兄之所以教夫之而相砥礪者如此類不能毛舉也張獻忠陷衡州索紳士補僞吏吾兄弟以父母衰不能越疆望門無依賴舅氏王卿

譚翁引匿南嶽蓮花峯下賊贖索益急匍伏草舍中兄忽亟向野人問黑沙潭之勝欲往遊夫之不解兄意曰此豈遊山時耶兄笑曰今不遊更何待子豈能不從我遊乎已而私語夫之曰更何處得一泓清淨水爲我兩人葬地耶當是時夫之回眄兄見目光出睫外如電鬚髮皆怒張會日暮家奴遽報先君子爲邏者所得兄聞之欲出脫先子而沈湘以死夫之知兄耿介嚴厲出且與先子俱碎夫之所舊與爲文字交者黃岡奚鉉陷賊中知吾兄弟必不可辱曲意相脫夫之乃斃面刺腕僞傷以出而匿兄以死告先君子乃免夫之亦隨宵遯當夫之出時兄藏繩衣內待夫之信即自盡夫之既免先子而自免乃不果死然則棲遲荏苒年逾八表而死子林巒之下非兄志也豈曰未嘗受祿而遂可生哉故其題座右曰到老老經猶未了及歸一點不成灰自此以後迄于今則所謂不能言不忍言不欲言也不欲言者天地之生人均也我兄弟亦僅與人而爲人也賢且智疏通而剛勁倍徙什百於我兄弟多矣我兄弟所以自問者非有殊絕不可及之事而奈何沾沾以自言且恐人之無或聽也則欲言而汗浹於背矣不忍言者使我兄弟前此而死即幸而爲士又幸而食祿亦與耕鑿屠販之人不相爲異天之不弔乃使我兄弟若有可言者是幸天之異以自異也而忍乎哉不能言者我兄弟之苟延視息哽塞如澗風而終老死于荒草寒烟之下不知者以爲寢且食而不釋熱中之憾即邀惠於知者亦以爲如是生如是歸愚者之事畢矣夫孰知我兄弟之戴眉含齒抱餘疾於泉臺也故置吾兄於箕山吹瓢桐江垂釣之間而兄不受置吾兄於神武挂冠華頂高眠之間而兄亦不受悠悠蒼天蕩蕩黃壚抱愚忱以埋幽壤吾兄弟之志存焉顧即兄遽際以前惻怛天極孤高嶽立爲夫之所待函丈而習知者以髣髴之性一也情一也勃然不中槁之氣一也不縱步於康莊自不冥趨於駑駘夫豈有二致哉留夫之於衰病之餘以迷兄者止此而

已投筆歎歎知遺忘之尙多也第三弟夫之誤

孝烈傳

雙髻外史曰吾避戎上湘湘之人競相告曰洪子揮利刃以警讎首女彭抱嬰兒而赴水余諗之良然盈目皆忘恩畏死苟圖榮利者而能稱道弗絕人心固不容泯也亟次所聞而傳之
洪孝子者問其名不得祖懋德以孝廉仕縣令父業嘉字伯修補文學喜交游吟咏與湘人士龍孔蒸歐陽淑稱湘三詩人□□丁亥春湖上墮守降將王進才之兵鞭督師潰掠而走湘西湘西之地曰穀水林菁深險伯修奉母匿峻谷中獨與姊婿劉陽胡某坐谷口茅舍中調音息胡某者故貴公子裘馬甚飾偶客於此伯修有老婢奴曰家祿不知何以憤怨其主人逸出故與兵遇告兵曰從此越叢薄有谷口茅舍胡洪兩公子在焉多金有好馬可襲取也兵如其言執胡某及伯修索金無以應索馬馬盡兵怒曰適一老漢黑而偃言若爲胡洪兩公子多金多好馬而不與我邪遂殺伯修及胡某當其時有小奚奴置積草中具聞之孝子時年十五聞旬日兵定乃行哭求尸斂之求父所繇遇害不得晝夜悲號小奚奴憐其骨立乃具以告孝子遽起掩小奴口故慰勞家祿攜之至伯修母孺人所長跼泣血以請曰某將手刃此賊不敢不告孺人以某孺弱狎其言未應明日復攜奴至伯修殯次梓奴跪殯前呼小奴出證之奴且諒其無能爲漫應曰兵執我我不如此云我死矣語未絕口孝子先淬一利刃藏殯帷中至是急斫之奴首已墮地矣遂到其心置筵上退就位號泣以告於殯血流殷衰旁人怪叫孝子母驚出視之大駭仆地孝子掖母入溫言慰母神色不變孝子素清羸髮方覆額長不滿五尺奴故悍揮刀俄頃頭墮胸膈人義怪之以爲有神助焉余嘗交伯修欲求至孝子所弔慰之道阻不達唯習聞湘人之言百喙如一者若此
雙髻外史曰神勇者死而忘乎慮性勇者慮而決以死夫慮至則勇

且衰矣慮而能勇勇矣哉唯絕慮者能以慮勇要離宛勃焚其妻息
伍員從容寄帑後從其致雖殊均慮效也

上湘有鄉曰梓田王氏世居焉丁亥春長沙巡使趙廷璧率所部兵
潰而西縱使大掠彭烈婦者田家女也適王氏子有一子方晬兵猝
至烈婦與其奴及一婢皆被執烈婦姿容獨粲兵睨而譴浪之烈婦
赧然而怒已而正容俯首而思良久而定拊其奴曰吾知所以處此
矣奴曰何若曰死耳奴曰我焉用死獲而繫者豈徒我兩人哉烈婦
笑曰此非而所知也我未即死者此一歲子無所託將踐蹂之或豚
子置之姑與夫不可得見將誰授邪誠不忍其踐蹂且先決絕此而
吾自處易矣其子時在婢懷抱中遽起奪而趨之池畔投子水中戟
手呼曰吾無所復念矣躍入池水死其婢後得釋歸對其家人言如
此死三日兵去尸乃浮出不脹不黔貌如生

外史曰此夫勇而能慮慮以生勇善慮而力勇者與嗚呼豈不賢哉
行狀二首

先君子行狀

譚太孺人行狀

不孝夫之既受命於介之述先君子狀遂狀先妣譚太孺人哀哉先
君子几筵方徹太孺人遽罹終天之慘毒抑三十有四年矣不孝兄
弟偷活人間弗能率迪慈訓以處一死而厚載之恩有心未死而何
能自昧也先君子以宏慈行德威抑且至性簡靖尚不言之教不孝
兄弟之奉教也不以其不可默喻之頑愚而多所提命每有顛覆違
道之行但正容不語倚立旬日不垂眄睇乃不孝兄弟頑愚實甚悵
罔莫知所自獲咎刊心欲改而抑不知所從太孺人乃探先君子之
志而戒不孝兄弟以意之未先志之未承也詳讀其動之即咎善之
終迷申之以長傲從欲之不可發不孝兄弟之屢於隱微而述先君
子之素履以昭滌其警習既危貴之抑滌泗將之然後終之以笑語

而慰藉之哀哉吾父如油雲在天而吾母且承之以數甘雨然而伊
蔚伊蒿終爲枯槁則不孝兄弟之負吾母尤甚於負吾父也如是者
不孝兄弟胥有之而不肖夫之蚤歲之破轅毀犁也爲加甚勞吾母
之憂者爲加篤至於今老矣弗能洗心振骨自立於鬚眉之下猶然
一十姓百家啄粒栖枝不亡以待盡也德人君子固宜遐棄無稱雖
然太孺人之懿則未忘於宗族姻黨者其能不冀望於彤管乎凡太
孺人之篤婦順也介之成童而游於鄉較母已逾四旬夫之成童而
游於鄉較母已望六袞矣所謂起敬起孝以事堂上者皆莫能知但
聞太孺人申戒諸子婦承事先君子者述其事少峯公者三年酷暑
不敢蒸火畏煙之出於牖罅也炎暑不敢撲蠹畏簾聲之遙聞於靜
夜也滌器不敢激水引濡巾而拭之猶犬擾不敢迫逐擁袂而遺之
每一語及憂懷悚立對子婦如大賓及述范太孺人疾痛傾逝則淚
盈於睫不異初喪以此測太孺人之事舅姑非可以意量知者哀我
生之晚而不能見也佐先君子之襄大事也太孺人自不欲言之無
敢問者問亦不答但少峯公英卓不事家人生產徒四壁立先君子
勤素業乃薄田僅給饘粥而慎終之厚倍於素封稱貸繁猥卒皆酬
償太孺人銷簪珥斥衣櫛固不待言抑數米指薪甘茶如飴以成先
君子之孝若不孝兄弟所得見者先君十年燕趙娶子婦構堂室終
不孝讀書之業且河潤宗燭無乾餼之失類出於太孺人之撙節則
襄大事之時心專力竭愈可推矣叔母吳太恭人長太孺人二歲周
旋四十年歡如一日迨既分居經旬不相見則皇皇問訊不絕每團
爐共語啁啾如兩新婦從兄玉之年四十棄諸生拜世官冠帶入省
猶手酒漿相勞苦如撫孺子季父子翼翁蚤未有子嗣置側室或頗
輕之先孺人待之如姊妹曰且令叔氏有子即貴矣至養子婦以慈
畜童僕以惠而自然整肅莫敢褻越及今念之不孝兄弟在膝下時
如幸生時雍之世春風一庭靈雨四潤哀哉不可復追矣前母外祖

父學博秦公罷教歸里無子太孺人承事敦篤不異所生墓公垂歿待太孺人而瞑先叔祖太素翁罷諸生落拓且無應嗣叔祖母朱井白不給太孺人迎養敬事怡然終老蓋推事父母者以事墓公推事舅姑者以事太素翁誠至而禮洽亦不自知其厚也不孝夫之閒關兩載未獲奉臨終之訓遺命介之更無餘語惟歸葬先君子之右遠腥穢而不歷城市以求協於先君子清泉白石之心而已哀哉此尤不孝所血痛心瀉而滔天之罪百死莫酬者也

墓誌銘表四首

文學劉君崑映墓誌銘

友人崑映劉君撒瑟二十年矣子安基安鎰以幼孤未能成禮飲泣而欲求銘其墓以叔父庶儒氏之命來言曰誌以志功銘以名名弗功弗名亦足以勒片石乎余肅然竦起而對曰是其所以可志而可名也且夫今之所謂功名者吾知之矣其始也槁吟而蹙眉以操觚知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也望風會之所流隨波以靡拾殘英調鳥語而唯恐其不肖繇是而詭合矣則以吮弱民媚上官絕然黷榮騰孰不健羨之苟其詭而失也猶且微時譽以自雄於里序栩栩然翔步於長吏之門噉喝漏沫以自潤士能不屑於此者其志可誌其無名也可銘此余所以樂交崑映氏而悼之不忘也二子其何讓焉君初名永公更曰璋崑映其字也先世有以丞相稱者名不傳大約以祥興蒙難而家于衡遺戒子孫廢讀而耕故爵里名字皆佚子孫世農而樸爲鄉里重至起潛公登甲乃讀書補文學登甲生去華公紹黃鄉貢士未仕君生而刷眉植骨有偉人器度起潛公喜而名之曰鐵漢稱其質也讀書不甚敏而所志益堅苦吟窮旦夕崇禎間齊梁風靡駢麗爲虛華而君刻意以樸率經傳之旨每有論辨毅然不隨時尙而求其至當以是補文學者二十餘年試于鄉而不售乃就山中誅茅搆斗室時雜花坐誦行吟忘年忘境其視世之倏爲牛鬼蛇神

倏爲嬌花轉鳥者幾如也此名之所以窮也數十年之士風每況而愈下其相趨也每下而愈況師媚其生徒鄰媚其豪右士媚其守令乃至媚其胥隸友媚其奔勢走貨之淫朋而君之義形於色也人之媚已視如鮑魚之在側見媚人者則蟲豸遇之不爲一動其色笑間有初能戍削者亦欣然與定交迨其以貧易操則截然拒絕于一旦乃至相遇而不與揖以是食貧沒世取給于舌耕而躬親田牧僅免飢寒悠然自適郡邑之門逆風而避其腥村鳩化之數十里之間無訟嗚呼使有過於世可追蹤器之以不負起潛公之期許而齋志違時中身而折此功之所以窮也叔氏之言哀君之窮焉耳矣爲名於世不如顧名於心爲功於物不如加功於己久矣舉念而可質之君子心之名也衛生而遠於不仁身之功也請廣叔氏曰君之功名大矣哉銘曰

曠昔過君淫雲蒙岫雷雨夕喧裂窗傾溜縱酒高吟天爲條畫弔古悲今別人分獸自君之亡狂言誰奏獨遺孤瑩宿草青覆銘以千秋式垂爾後

武夷先生暨譚太孺人合葬墓誌

有明徵士武夷先生暨配譚太孺人先後合葬于此閱三十七年家子介之已卒不孝季男夫之年七十矣邁屯永世將拂燼蟻迺克誌焉前此幾幸當世知道君子拂拭幽光而頹仰人間無可希望弗獲已而質述大略所望□□□□徵來哲之鑒閱尙無後艱特天在人中不可泯也先生姓王氏諱朝聘字修侯曾祖考一山公諱寧上輕車都尉諱震之次子也祖考靜峯公諱雅歷任江西南城教諭考少峯公諱惟敬妣范孺人譚孺人考念樂公諱時章妣歐陽孺人先生以隆慶庚午季冬月朔日誕生卒以□□丁亥十一月望後三日先生始終爲明徵士遺命不以樞行城市方隱南嶽潛聖峯下卽卜其麓以葬孺人附焉先生盡道事親白首追思猶動泣血敦仁友第早

齡同學垂老不衰於時二湘風化胥重天倫皆不言之教所孚也少從鄉名儒伍學父先生受業徒步遊安成亭州博訪師友已從泗山鄒先生受聖學奉誠意爲宗旨密藏而力行之取與言笑一謹于獨知發爲文章體道要以達微言蓋知者勉也天啓辛酉以乙榜奉詔徵入太學無所屈合投劾不仕抱道幽居長吏敢仰求見不得門人以文登楚黔賢書者五人邑里被服靜正之教薄者敦恣者斂悍戾者柔譚太孺人以孝睦慈順贊成令模內外蒸蒸焉孺人後先生三歲

牧石先生暨吳太恭人合附墓表

蓋聞德契於幽弗容終闕慈留於永詎忍或緩既不昧於謹懷矧敢矜其溢美惟我仲父牧石先生諱廷聘字蔚仲我祖考少峯公之仲子先考武夷公長第也配吳太恭人以伯兄玉之繼絕襲右職遇覃恩例得受贈先生孝自天豐文因道勝遺塵雲迴抗志霜清其順以承親也于童年小有過失少峯公責譴門外永夕下鑰時當除夕風雪淒迷先考私從隙道掖令歸寢先生引咎自責必遵庭命翼日元旦少峯公方啓扉焚香先生怡顏長跼少峯公且喜且泣稱其允爲道器逮及耆年省瑩醇酒涕泗橫流拜伏不起則夫之所親見也嗣與先考同受業于伍學父先生之門匪徒文譽齊騰抑且德隅均整易衣共枕長年歡浹吳太恭人與先妣譚太孺人孝睦壹志等于同生繇是稱孝友者以塞門爲華族之箴璫施于今日流頌不衰有耳有心胥于一致非不肖夫之所敢修一詞也十八補郡文學屢應賓

興文筆孤清弗售于有司歲己酉與先考同赴省試先考中塗病作遽謝同輩掖扶歸里小艇炎蒸簞燈搔抑目不定睫者五晝夜因慨然曰幸全三樂復何有于浮雲哉自是雅意林泉布韞青輟逍遙于下溪觀田孤山種梅之下築曳塗居構小亭題曰濠上淩小池時雜花其側醺醺種蔬供歲時之薦先生少攻吟咏晚而益工於時公安竟陵哀思之音散動海內先生斟酌開天參伍黃建拒姝媚之曼聲振嘈呖之亢韻屢舉離亂遺稿無存而夫之早歲披猖不若庭訓先生時召置坐隅酌酒勸戒教以遠利蹈義懲傲撫慰叮嚀至于泣下迨今髮微齒凋周忠孝罔據仰負宏慈未嘗不刻骨酸心深其怨艾而祇畏冰淵差遠巨懸則固先生包蒙以養不中之明德所被也先生以萬曆丙子正月六日生以□□丁亥十月□□日謝世恭人先一歲乙亥三月十一生同歲十月□□日沒子玉之劍之玉之以文學襲衡州衛指揮同知劍之早卒孫恪安國恬子偉敏恪恬殤殞子偉亦早世曾孫生祐子偉出生蔭敏出夫之事先生無異先考追懷慈誘殯死不諱年垂七十乃克與敏輩勒遺緒于阡不足述高深之百一聊傳家世孝友醇靜之矩矱勿俾後裔卒迷云爾

文學撫原氏墓誌銘

撫原氏名敏貞獻先生之冢嗣子余爲從子貞獻先生以丙寅正月晦卒撫原哀毀成疾以其年十月二十一日終于殯宮先生違世守真□□耐園雅不與世親撫原依依園側躬耕授徒以待塵之遠而愈不忍離簞火具沐淪廁汎除之勞髣髴半白矣啁啾如孺子執勞不倦如是者三十餘年先生八十矣其卒也啼號不絕于口閏六月而病病愈哀又四月而亡哭抱遺書授余爲訂定而傳之遺命以衰麻斂停棺待殯側候啓殯相隨葬于先生暨妣歐陽孺人之墓側和淚濡筆作書貽余俾如其志余家自曉騎公于洪武間世官衡州衛十世而至先徵君武夷公十一世而至貞獻先生皆以內行爲士友

所推許靡原克敦先訓而發自性生尤爲切摯其素履秉心堅樸不欺然諾于昆弟姻婭友朋皆挾心殫力以相周旋無所緣飾十五補邑文學爲文清通醇正詩得陶謝風旨讀書刻意以求物理天則之蘊不如手捫而目見之不止幼從余學學于余者篤志精研未有及之者也有子二生祁生郊女一幼未字生祁生二子綿續一女許字蕭喬如生以崇禎庚午八月二十日距沒之年五十有七余于其亡哀之不欲生而重悼其銜恤以隕生父沒而不能一日存于世也爲之銘曰

身離于親其離幾何如根既拔奚有枝柯自春徂冬憾日月之猶多奉爾遺形相隨于此山之阿

記二首

船山記

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頑石也而以之各其圖童其溪渴其新有之木不給於榮其草羶靡紛披而恆若凋其田縱橫相錯而隴首不立其沼凝濁以停而屢竭其瀕其前交蔽以絃送遠之目其右迤於平蕪而不足以幽其良禽過而不棲其內趾之躡者與人肩摩而不忘其農習視其墟墉之圯謬而不修其俗曠百世而不知琴書之號然而予之歷溪山者十百其足以棲神怡慮者往往不乏顧於此閱寒暑者十有七而將畢命焉因曰此吾山也古之所就而不能概之於今人之所欲而不能信之於獨居今之曰抱獨之情奚爲而不可也古之人其遊也有選其居也有選古之所就夫亦人之所欲也是故翔視乎方州而尤佳者出而踟天之傾踏地之坻扶寸之土不能信爲吾有則雖欲選之而不得獨其不歡迎其不棘江山之詔令與愉恬之志相若則相得而固爲棘人地不足以括其不歡之隱則雖欲選之而不能仰而無憾者則俯而無愁是宜得林壑之美蔭以旌之而一坏之土不足以榮吾所生五石之煉不足以崇吾所事椿以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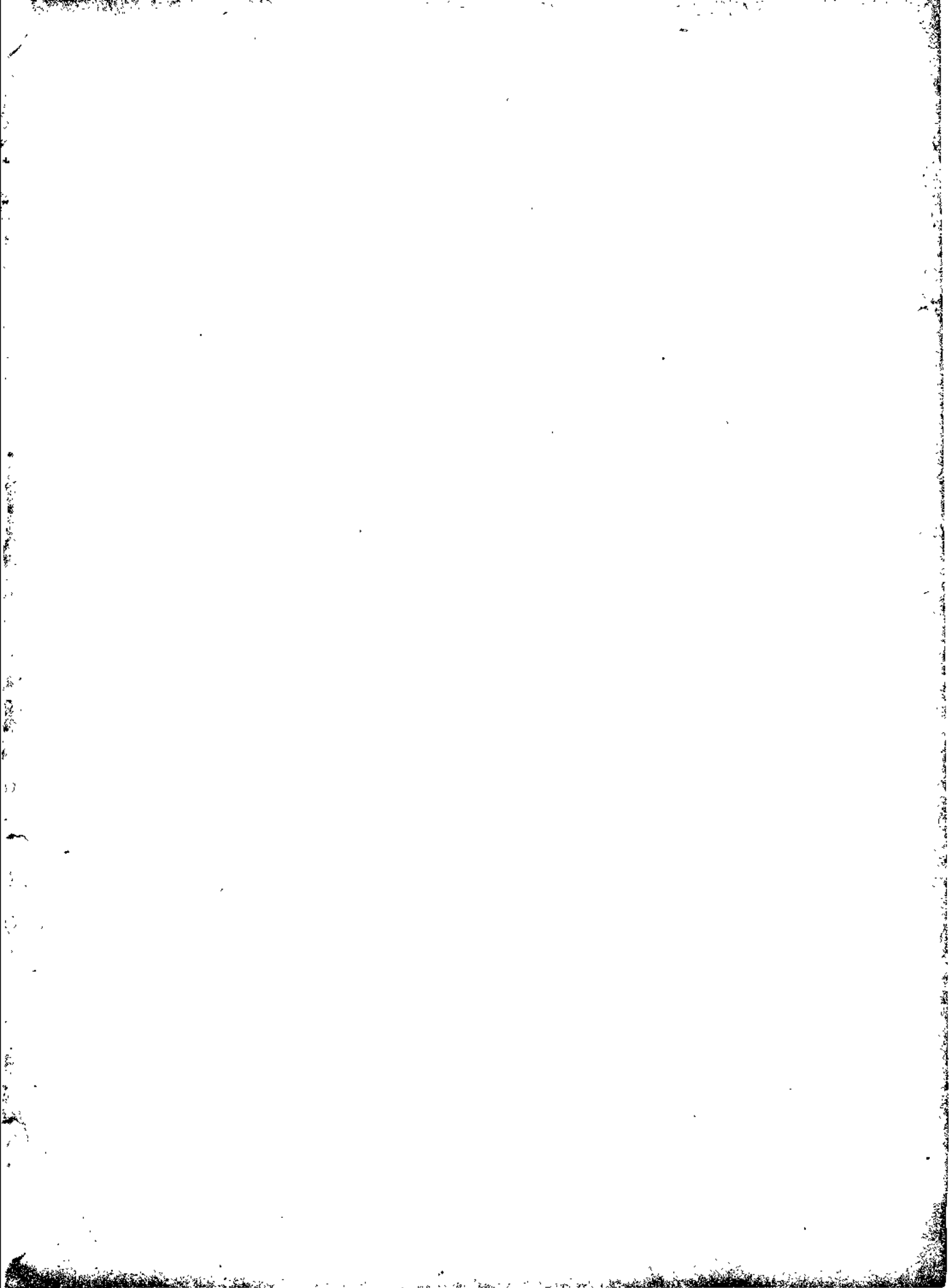
棘履以繁霜猶澄吾分也則雖欲選之而不忍實心有侶詠志有知望道而有與謀懷貞而有與輔相遙感者必其可以步影沿流長歌互答者也而覺斃者如斯矣營營者如彼矣春之晨秋之夕以戶牖爲丸泥而自封也則雖欲選之而又奚以爲夫如是船山者即吾山也奚爲而不可也無可名之於四遠無可名之於末世偶然謂之歟然忘之老且死而船山者仍還其頑石巖之瀨司空之谷林之湖山天與之清美之風日地與之豐潔之林泉人與之流連之追慕非吾可者吾不得而似也吾終於此而已矣辛未深秋記

小雲山記

湘西之山自耶蘿並湘以東其複數十以北至於大雲大雲之山遂東其陵乘十數因而曼衍以至千蒸湘之交大雲之北麓有溪焉並山而東以匯于蒸未爲溪之麓支之稚者北又東其複十數皆漸伏而爲曼衍登小雲複者皆複而曼衍盡見爲方八十里以至千蒸湘之交遂踰乎湘南盡晉寧之洋山西南盡祁之岳侯題各東盡耒之武侯之祠東北盡炎帝之陵陵鄴也北迤東盡攸之燕子巢天守澄清平烟羣野飛禽重影虹雨明滅皆迎目授朗於曼衍之中其北則南嶽之西峯其簇如羣尊初舒寒則蒼春則碧以周乎曼衍而左函之小雲之觀止矣春之雲有半起而爲輪囷有叢岫如雪而獻其孤黛夏之雨有互白有旋復有孤鼻有隙日旁射耀其晶瑩秋之月有澄淡而不知微遠之所終冬之雪有上如暝下如月萬頃有夕鏗燦素懸於泱莽山之觀奚止也小雲之高視大雲不十一也大雲之高視嶽不三十一也豈啻大雲嶽之觀所能度越此者唯祝融焉他則無小雲若蓋小雲者當湘西羣山之東得大雲之委而臨曼衍之首者也故若此是故湘西之山觀之尤者逮乎小雲而盡繫乎大雲而小者大雲龐然大也或曰道士申泰芝者修其養生之術於大雲而以小雲爲別館故小之雖然盡湘以西終無及之者自麓至山

之脰皆高柯叢樾陰森葱蒨陟山之巔則古木百尺者皆俯以供觀
者之極目養生者去僧或廬之廬下時雜花四時繁砌右有池不雨
不竭予自甲辰始遊嗣後歲一登之不倦友人劉近魯居其下有高
閣藏書六千餘卷導予遊者

蔓齋文集卷二



薑齋文集卷三

衡陽王夫之譏

序五首

詩傳合參序

學效也聞之說曆者曰用郭守敬之曆而不能用其法非能效守敬者善夫其以善言效也故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變化如目視之與手舉異用而合體變化所以擬議也知擬議其變化則古人之可效者畢效矣然而不知擬議者其於變化猶幻人之術也眩也終古而弗能效也以詩言之朱子生二千年之後易子夏氏而爲之傳奚效乎效子夏氏爾子夏氏於素絢之詩同堂而異意故能效夫子之變化以俟朱子朱子於三百篇正變貞淫之致同道而異詮故能效子夏之變化以俟後人善效朱子者可以知所擬議矣伯兄石崖先生曰吾以序言詩而於生平諷誦所蓄疑而未安者自覺爲之豁如覺其豁如者覺也覺者天理之舍古今之府以效古人而自覺者也故一曰學覺也覺生於擬議而效成乎變化斯以悅心研慮而無所疑乃若愚所謂眩者則非此之謂也竊二氏之士苴建爲門庭以與朱子訟戴古本爲冒鎬之盾究亦未知漢儒之奚以云也一字之提不問其句一句之唱不問其篇矯揉聖教而惟其侮倚其附耳密傳之影響而不得有一念之豁如若此者固愚兄弟所過門不入而無憾者奚忍與黨同而伐朱子之異哉先生此編一以子夏序爲正而固不怙也曰卽出於衡氏而亦爲近古其遜志而不敢誣亦於此見矣絲衣之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靈星之祀詳見應劭風俗通蓋漢人之淫祀子夏親授詩於夫子高子其何稱焉故曰卽出於衡氏而亦爲近古以俟後哲無慚已

種竹亭稿序

江天風起高閣秋新把酒醉空閒騎鯨弄黍之客人有賦心僊依客

影不知今之以白首對江山遽爲殘夢吟蔚子各懷佳月人在春風之句何以還酬夙昔哉陽禽回翼地遠天孤一線斜陽疑非疑是江湖皆增綴之鄉沙寒香帛書之寄刀兵隊裏有臆無詞生死海中當離言合蕭蕭笳吹酒夕驚寒此蔚子所爲磊落之胸哀歌河上者也及夫半塘畫舫荷柄通腸曲徑幽花蕉光炫夢覽鏡雖霜爲歡亦夜長夏尋梅關心物外花時看盡看花人蔚子之心遠矣乃前度劉郎已隨逝水蒼生半畝笛怨山陽則余與蔚子雙影相憐不禁神盡又何足以長言邪嗚呼悲愉之情極乎壯老俯仰之致沉有滄桑凡前三者苟得一焉足以春懷杏影之橋秋問瓊寒之關矧自把臂以來莫匪銷魂之地乎問道錫山相期何似萬端迂折一寄長吟共此湘湄各有眇眇愁予之旨而余少於蔚子衰乃倍之貝廷琚語兒新月楊廉夫紅幕春嬉皆以屬之蔚子爾袁伯業老而好學陸務觀取以名華蔚子交遊半天下而存者幾也余幸而存不禁爲蔚子瀏漣亦何能不爲蔚子勸勉與

殷浴日時執序

家則堂南歸以春秋教授則未知其所授者以道聖人經世之意邪其以爲所授者羔鴈之技邪夫必有辨謝侍郎賣卜與子言孝與弟言弟則授以道矣庖丁曰臣之所好者技也而進乎道技道合則則堂可無河漢於疊山何也其登之技者敬而樂也敬業以盡人樂羣以因天進乎道矣甲午避兵入宜江山中有姪子之慟浴日拂拭而慰之少閒無以閱日浴日始以帖括見示繼此而宜江士友汎晉而與余言帖括十年來乍駭人以未能嘗試余怵然懼觀既止要其能敬以樂無能度驂騑前者余以知浴日之天至而人全與之因天與之盡人余迺脫然釋其懼於浴日言必有所屬意必有所肖未有言意以先諧而誦者導人以往無敬之心則納其媚矣方有言意以放恣而逞者迫人於來無樂之度則用其爭矣今求浴日於御意擇言

之際索其媚與爭者無有憫然油然而非道也而所以御之擇之者豈非道哉故余樂親浴日而不懼而後遂忘其汎也實自此始基之浴日少與余同文場已與余同漂泊今又與余同爲訓詁師以自給而浴日多幸浴日雖貧有親可事有從子之孤可恤敬以樂有所施矣書曰令德孝恭其敬之謂也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其樂之謂也意徵言將期於道有知言者當謂余非與浴日言技矣

劉孝尼詩序

楚之學騷者王逸然圓紅清江之句耀人肌魄愚謂左徒嫡系果在劉復愚矣或者汨羅之流北匯於湖岷江雪液奪其鱗鱗昂昂之致唯湘有騷不許他氏之裔溯流而揖之下也友人劉孝尼著山書者余知之七年矣南諸侯未登進之絃歌俎豆之側江蘿吟晚破荒無錢復愚所謂歌則其時者今古一揆想當懷斷故肅其使意其鯉讀其詩朱哲陸離既似繁者雜以羌蘆節以靈瑟邊馬心歸南妃淚盡葉蕭條於九月青綠繞於數峯莫自抑其悲來問誰著其魂往洵天地之大百水涌騰瀾漪萬變雖欲競其濯騷之力於沅南瀟北之上而不可得夫豈公安竟陵以白蘇郊島之長技容與三澨七澤之間可投袂而爭望皇之駕哉天清水碧雲綠蘋香唯我坐擁而收之固將紉淮南小山漣上男子於閨位矣余雖羸者請與孝尼狎主齊盟襄菁茅筆芳芷就銅官鑿石之遺壘以爭長於列國千載悠悠誰令禁之不必見來者而屬之似續也

王江劉氏族譜序

王江諸劉潛明經是玉氏湘孝廉若啓氏奉季昌先生之志修其家乘以示夫之而徵言焉夫之拜手而言曰夫禮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禮者天之秩也其在詩曰有秩斯祐天之所秩而天祐之祐者以祐其秩也劉之先長沙定王以漢懿親而食南國安成者思侯之所胙也沱潛荆沔者長沙之流匯于江漢而同潤乎南條者也湘上者

固長沙之國邑也定王之祐紀於南國而諸劉之威因之豈不以天哉夫之遂言曰夫禮立本以親始率先以崇孝統同以益愛紀分以辨微尙賢以昭德旌貴以起功立訓以著義廣類以獎仁順古以作則俟後以行遠十義賅焉故曰天秩之也允哉劉氏之譜其族乎昉于陶唐肇于炎漢而子孫繫焉親始者也六十年而一續續而不失其先崇孝者也諸劉之族散衍于南國而合于一益愛者也有合族焉有分族焉合者順而下之則分分者溯而上之則合辨微者也先世之行誼章者不溢微者不忘遠乎閨門之懿而備昭德者也勤于王家升于司馬薦于鄉造于太學數千庠序奕奕列焉起功者也發其美效在是矣著義者也所貴者生也而錄之備獎仁者也文定象山誠齋之三君子者嘉言賅而存焉作則者也勿替引之以相長而待乎後之神益行遠者也斯十義者天之所秩祐者以祐其所秩夫禮誠不可以已如斯夫夫之終言曰禮始於親親有類類有戚戚者感其所同夫之之舉于鄉也與若啓氏講以世石長氏偕以年而協以家夫之伯兄既與若啓氏講而遊辟靡之歲與季昌先生壽玉氏聲玉氏賜玉氏胥以齒然則以類而感感而秩以其言夫亦竊禮之遺意也與

書後二首

讀陳書書後

人能爲天不可爲當其亂之難訖天且繁紆以延衍之極乎其終天力盡天情且息猶未嘗無千金一瓠之幾然且拂亂以卽於傾仆斯誠可爲之大哀也矣江左歷四代而至陳前此者晉能合已散之天下而一之宋武人傑也齊高梁武整昏亂之紀綱規恢略定故乘童昏以攘大寶而天不厭之以爲差愈於北方之蒙□□也陳武帝以還方小校器止斗筭忽起而干天步立國三年穴關不解救死不暇遑問紀綱流血相仍無言生聚侯安都淳于量章昭達之流以村塢

之雄承乏秉鉞而周迪留異陳寶應掉臂狂呼屢相蹄齟陳之自崩
自圻以趨入于亡一夫折箠而收之固必然之勢也而吳明徹督星
散之旅徵功淮北奪七十餘城幾半齊土使天不假周卷齊以相臨
幾於興矣乃策勳未幾故版旋亡一覆于呂梁而兵燹將俘如疾風
之殫脫葉蕭摩訶之言違於俄頃朱雀之潰應如鼓鐘豈非吳明徹
之不謀其終而陳主之未量力而度智也與夫爲國之道不以國戲
將者國與民之司命不以身戲武鄉六返復拔西縣晉追符寇不踰
長淮使能於喪亂之餘勤修內治休養數十年內無篡奪之禍兩河
二京未嘗無收復之望而明徹悉殘陳之力扶危繫繫爭匹夫之氣
以取必於一死陳所恃者一旦而盡故知南土之灰飛不待叔寶之
昏庸也東野子之馬力盡矣不亡胡待焉故善承天者當其有餘憤
乎若不足及其不足則敬乎若無之幾虛幾盈天乃復至而君臣將
吏虛楊浮起無反是之思以乘隙而徵幸此用兵之大戒抑爲國者
之永鑒已使明徹能從蕭摩訶返呂梁之施我氣不盡敵威不增保
固長淮宇文氏猶將憚焉然而賈賢之智沒於小利內不量己外不
度物所謂逢運之貧壞不可支者也司豫之功猶屬弋獲又足見天
祐衰運未嘗不眈眈重疊佑人於離絕渙散之餘而弗克承天者自
趨沈沒天之不能延司馬氏之人民以僕武德也豈得已哉豈得已
哉

讀李大崖先生墓誌銘書後

夫之讀白沙先生集而有疑焉疑當時之授宗旨於江門者自張廷
實林緝熙以及乎容賈陳寔之流洗髓伐毛於鈞臺之下無幽不抉
以相諮印而白沙所珀芥以弗護者則唯大崖先生其唱和詩幾百
篇抑未嘗以傳心考道之爲媿媿視彼諸子者言不勤矣以此疑而
思思而不得者蓋數月乃置其往還唱和之迹而設身以若待兩先
生之側者又數月而後庶幾若見之嗚呼兩先生之嘆心合魄而非

張林容陳之得與者豈其遠哉白沙之於一峯猶是也於定山猶是
也於醫閭猶是也於汝愚猶是也其時相與接迹者前爲三原後爲
楓山雖未嘗與白沙遊大崖亦未嘗造膝焉而亦猶是也逾此而外
交臂失之者多矣白沙沒諸君子亦先後謝世弘正以降此意漸焉
又降而言學者輩興建鼓以求亡子其所建者非所以求也而所亡
者固其子而亡之也則使以泰州龍谿之心測兩先生相與之際而
期其遇之也不亦難乎而況於其徒之瑣瑣者乎記曰天下有道行
有枝葉天下無道言有枝葉江門風月黃公臺披襟而對之扶疎蔥
蔚挂青天而蔭滄海言惡足以及之哉先生裔孫兩蒼氏占解年七
十有三矣以王文恪公所撰大崖墓誌銘寄唐生端笏使與夫之共
讀謹識其後以詔兩蒼當如面談矣白沙送大崖還嘉魚詩曰富貴
何忻貧賤何戚戚一爲利所驅至死不得息夫君坐超此俗眼多
未識乃以聖自居昭昭謹形迹敬爲兩蒼誦之

跋一首

耐園家訓跋

吾家自曉騎公從刊上來宅於衡十四世矣廢興凡幾而僅延世澤
吾子孫當知其故醇謹也勤敏也乃所以能然者何也自少峯公而
上家教之嚴不但吾宗父老能言之凡內外姻表交游隣里皆能言
之至於先子仁慈天篤始於吾兄弟冠昏以後夏楚不施詞斥不數
數焉然以夫之之身沐庭訓者言之或有蕩閑之過先子不許見不
敢以口辨者至兩三句必仲父牧石翁引導長跪庭前牧石翁反覆
責諭述少峯公之遺訓流涕滿面夫之亦閉默泣服而後得蒙溫語
相戒夫之之受鴻造於先子者如此然且忠孝衰於死生之際學問
惘於性命之藏白首無成死蟹不羣則夫爲父兄者以善柔便佞教
其子弟爲子弟者以諂媚媚子望其父兄求世之承也豈幾乎危矣
哉吾伯兄律已嚴而慈仁有加於先子夫之嘗讀益焉然夫之自不

能言物行恆迪威如之吉又安能不自疾媿邪伯兄之立身立教大率皆藏密反本爲用愚者弗知爾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亂言深哉伯兄睦修家訓導子孫以可行酌古今而立畫一之規禮意於是存焉爲吾子孫者讀而繹之遵而行之管其所必然而喻其莫敢不然何遽不雷霆如於頂冰雪浹於背乎禮之本無他愛與敬而已矣親親者愛至矣而何以益之以敬夫子曰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爲父兄者不以諧臣媚子自居而陷子弟於便佞善柔之損敬之至也尊以禮涖卑卑以禮事尊易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節也者禮也奉伯兄之訓父兄立德威以敬其子弟子弟凜祗戴以敬其父兄嗃嗃乎禮行其閒庶幾哉可以嗣先可以啓後不然吾所不忍言也伯兄傾背從子敵刊其訓以傳於後非徒尙其拜稽儀文之節也有精意存焉夫之蔽之一言曰嚴非夫之私言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鬼神臨之吉凶隨之尙慎之哉柔兆攝提格之歲律中蕤賓中澣穀旦季第夫之跋

薑齋文集卷三